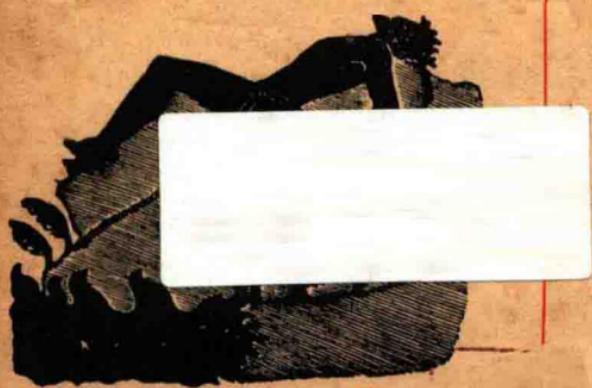


七月詩叢

爲祖國而歌

胡寧



爲祖國而歌

在黑暗裏 在重壓下 在侮辱中

苦痛着 呻吟着 挣扎着

是我底祖國

是我底受難的祖國！

在祖國

忍受着面色底痙攣

和呼吸底喘促

以及茫茫的亞細亞的黑夜，
如暴風雨下的樹羣

我們成長了

爲了明天

爲了抖去苦痛和侮辱底重載

朝陽似地

綠草似地

生活含笑，

祖國呵

你底兒女們

歌唱在你底大地上面

戰鬪在你底大地上面

喋血在你底大地上面

在蘆溝橋

在南口

在黃浦江上

在敵人底鐵蹄所到的一切地方，

迎着鎗聲 破聲 炸彈聲底呼嘯聲——

祖國呵

爲了你

爲了你底勇敢的兒女們

爲了明天

我要盡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憤

我底熱淚

我底也許迸濺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人說：無用的筆呵

把它扔掉好啦。

然而，祖國呵

就是當我拿着一把刀

或者一枝鎗

在叢山茂林中出沒的時候罷

依然要盡情地歌唱

依然要傾聽兄弟們底赤誠的歌唱——

迎着鐵底風暴

火底風暴

血底風暴

歌唱出鬱積在心頭上的仇火

歌唱出鬱積在心頭上的真愛

也歌唱掉盤結在你古老的靈魂裏的一切死

渣和污穢

爲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載

爲了勝利

爲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

爲了你呵，生我的 養我的 教給我什麼
是愛 什麼是恨的 使我在愛裏恨裏苦痛的
輾轉於苦痛裏但依然能够給我希望給我力量的
我底受難的祖國！

一九三七，八月，三十四日，

遙見敵機在南市轟炸的時候。

血誓

——獻給祖國底年青歌手們

在北方

在浩漫的俄羅斯大地上

當革命底怒火洶湧澎湃的時候

一個巨人——瑪耶珂夫斯基

於烈焰與青空之間

呼嘯着

突然奔現了

開花結果的二十年

俄羅斯底怒火從我們遙遠了，

然而，好一個瑪耶珂夫斯基

從他底詩

俄羅斯大地底震顫

通過我底脚下

俄羅斯民衆底滾雷似的聲音

衝進我底耳裏

還有那烤鍊我的 灼熱的 反抗的呼吸……

瑪耶珂夫斯基，

在今天

鎗聲 砲聲 炸彈聲

| 中華兒女們底怒吼聲

湧動在我底週遭，

像被烈火燃燒着

我欲臨空而狂嗥

這時候，想起了你

從那俄羅斯底兒女們

和你底洪亮的歌聲一起

用他們底鮮血沖洗乾淨了的
現在怒放着奇花的

六分之一的地球面

向南走

越過年青的自由的外蒙古，

就有着雖然無邊豐腴

然而卻是血肉狼藉的

我底祖國，

被枷鎖着

被奸污着

被虐殺着的

我底祖國——

帶着羞恥底記號

幾十年了

從死裏逃生 饑裏逃生

幾十年了，

地今天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

蘆溝橋底火花

燃起了中華兒女們底仇火

在鎗聲 砲聲 炸彈聲中間

撲向仇敵的怒吼

沖盪着 震撼着 祖國中華底大地

瑪耶珂夫斯基

映着高空

映着大海

|中華大地熊熊地着火了！

火在高唱

火在高笑

火在高泣；

張手向這神聖的火海

即使不能像你似地

呼嘯於烈焰與青空之間

歌唱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個伊凡底叫喊

然而——

燃燒於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個中華兒女們

底血仇

燃燒於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個中華兒女們
底血愛

我們年青的筆也要追隨着「我們底行進」，
直到仇敵底子彈打得我們血花飛濺的時刻
直到力盡聲枯 在行進中間倒斃了的時刻
直到也許我們苦痛於自己底歌聲不能和祖
國底脈搏 新生的祖國兒女們底脈搏和諧地跳
躍 像你似地把一粒鎗子打進自己底腦袋裏的
時刻……

八月二十五日，我軍與敵人
血戰於獅子林一帶的時候。

(March) 皆瑪耶珂夫斯基底詩名。

給怯懦者們

有一個

古老的傳說：

眉間尺——

好漢的

少年伙子，

只因為

生父底

血海冤仇

把他底寶劍

還有

他底頭顱

交給了

黑色的勇士

寶劍閃處

仇敵底頭顱

和頸項分離！

仇人見面

心如煮，

好一個